

北洋梟雄

袁世凱

董尧

著



NLIC2970873964



北洋梟雄

袁世凱

董尧 著



NLIC2970873964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洋枭雄袁世凯/董尧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7-208-11300-8

I. ①北… II. ①董… III. ①袁世凯(1859~1916)—传记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4668 号

责任编辑 陈 雷

封面设计 文 婷

北洋枭雄袁世凯

董 尧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3 插页 2 字数 333,000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1300-8/K · 1974

定价 45.00 元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皇上国难，大臣家难，难难难！	1
第二章	靠上皇族，抓住军队，爬上去！	25
第三章	人往高处走，但，高处不胜寒	50
第四章	漳洄犹觉浅，何处问江村	76
第五章	辛亥大旗高举，袁氏再度出山	104
第六章	得陇望蜀，袁总理终成袁总统	130
第七章	袁政府难产，产下来尤难	156
第八章	礼后还有兵，图穷现匕首	180
第九章	中国有了国会，国会会怎么样？	207
第十章	假总统变真总统，真总统变.....	231

CONTENTS

第十一章	非法国会，会选出合法总统？	252
第十二章	总统不忘前清，宰相依旧入阁	274
第十三章	袁世凯说，中国还得有皇帝	295
第十四章	萧墙祸起，难料不见刀光剑影	317
第十五章	皇帝梦短，生死只有八十二天	336
归 宿		356

第一章 皇上国难，大臣家难， 难难难！

1901年10月。秋高气爽，北雁南飞，长城内外，早已是萧瑟西风，叶落草枯，田原茫茫了。两天前塞外卷来的寒潮，更让这片天地增加了萎靡。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坐在总督署内，焦急万分：一望望弥漫的天空飞沙，茫茫雾幔，令他冷飕飕地颤动着身子；看看桌上满放着的公文卷，他猛然感到有万机当理，可又总是人手无定。最令他关注的，是大堂正面那堵矮墙，矮墙两侧的通道，他急切地盼望着派出去的探马能够飞速从那里走来，告诉他“两宫銮驾的御辇已到”，让他速去见驾。

袁世凯有许多日子不曾见到“圣颜”了。有什么办法呢？八国联军逼进北京，朝廷无御敌之兵，跑吧。跑到西安去了。李中堂李鸿章大人跟洋人签订了《辛丑条约》，才算屈辱地把局面稳了下来。袁世凯联络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向西安发去“恭请两宫回銮”的电报。电报发出之后，他便急切地盼望着迎驾。他觉得有许多心里话必须向老佛爷当面禀明，他要把他那颗忠心，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老佛爷。许多天来，袁世凯的生活起居都乱了，有事无事朝服齐整，一日三餐急急匆匆，分分秒秒都在敬候着圣驾的到来。可是，却不知圣驾何时才到。

刚到不惑之年的袁世凯，可谓官运亨通，正是干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时候。他自己也这么想。对于袁世凯说来，得算皇恩浩荡，在他荣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前，他只是平平常常的一个山东巡抚。镇压义和团，他为朝廷立了功，也只能算一般功劳。直隶总督这个角，外而表率群伦，内而拱卫京畿，位列各省疆吏之首，历来都是元老重臣或老佛爷亲信的人担当，哪里就轮到他袁世凯了？签订《辛丑

条约》的李鸿章，大约是这个条约太伤天害理了，条约签订后不久便死了。李鸿章是在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任上死的。他一死，朝中便议论继任者的问题。有人说可能是刘坤一，有人说可能是张之洞。结果，公布出来的竟是袁世凯。大家都吃了一惊。于是，议论又来了。有人说，李鸿章死前推荐了袁世凯；有人说，袁世凯在两宫危难时上了大贡。虽然都有理由，但都不确切。内情人明白：李鸿章死了，荣禄病了，北洋大臣所统各军已被八国联军打得不成样子，京、津又处在帝国主义占领下，要想应付这个局面，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对外为帝国主义所认可，对内能够镇压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而袁世凯正是得天独厚，非他莫属：袁世凯手里有实力，山东又是京津近邻，他又为帝国主义所信赖。因而，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位便落到了他的头上。

说来也巧，就在袁世凯从山东济南高升到直隶天津的时候，他的生母刘氏一病不起，求尽名医良药，还是无效，竟然仙逝了。按照本朝制度，袁世凯应该丁忧辞职，归守母丧。袁世凯想了又想，不能。“此日千载难逢。过了这个村就不见这个店了。”于是，他心生一计，指使山东、直隶士绅，纷纷电请朝廷，允许袁“夺情应变，移孝作忠”。这样的事在清朝例制上虽是少有，但在用人之际，却也竟成事实。山东、直隶人挽留袁世凯，却使袁世凯成了直隶总督，官升一级。赴任那一天，袁世凯披麻戴孝跪在刘氏的灵柩前，悲天恸地，大哭一场：“娘呀，不是儿子不孝，不是儿子不想早早送娘归西，是朝廷用人在急，儿子不得不移孝作忠。有朝一日，儿子定会厚送老娘的。”

袁世凯耐不住了，他不在总督署候等，要出迎了——他已探知两宫回銮的路线，便率领随从匆匆赶到顺德府。直到12月15日，两宫銮驾的御辇才姗姗而至。

当銮驾来到袁世凯等人面前，御辇缓缓落地，人们闪出一条通道时，袁世凯长跪三呼，叩请“圣安”——袁世凯有点忘情了，上次晋京见驾，他还是一个声名不响的山东巡抚，几经周折才来到驾前，而说话还有时间限制；今天，他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了，是圣驾前的重臣，是各省封疆大臣之首，身价自然不同寻常，心情也自然不同寻常。他满心感激老佛爷的话，一忽儿都拥到胸口，而又是在这样荒僻的田野迎驾，不是在金碧辉煌的圣殿；两宫这样的圣体，颠簸避难，做臣子的该是

什么心情！想着想着，袁世凯两行热泪便滚滚而出，那股忧伤无法抑制，他匍匐在道旁，竟然号啕大哭起来：“老佛爷呀！万岁爷呀！呀呀呀，呀呀呀！”袁世凯这么一放声，随员不知就里，也就跟着放起声来。顿时间，顺德城外，哭声震天。

这一举动，吓坏了所有随驾大臣，人人的脸膛都“唰”地沉了下来——原来本朝有制，王公大臣除“国丧”必须举哀号哭之外，平日绝对不许对皇帝哭泣。哭泣了，就犯了“大不敬”之罪，犯了天条，当斩。大家都认为袁世凯这一次完了，人人都替他捏一把汗。坐在御辇中的慈禧，知道面前迎驾的是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正想问他几句无关紧要的“家常话”，忽然听到他放声大哭，脑门一下子冷了起来：“我还没有死，皇帝也没有死，为何一见面便举哀号哭起来，难道不怕我降罪？”

“袁世凯”，慈禧忍住盛怒，语气沉沉地问：“你怎么放声大哭起来了，嗯？！”

袁世凯哭出声之后，知道犯了不赦之罪，但为时已晚。现在老佛爷又发出话来，而且带着盛怒，心想降罪只在老佛爷的下一句话了。可是，袁世凯毕竟是在圣驾前走动过的人，颇知这个女人的心思，再加上他自己也深知官场权术，知道如何随机应变，惊慌之中，倒有了转机的计谋。他仰起头来，涕泪纵横地说：“老佛爷呀，老佛爷，臣见圣容轻减，痛彻于心，不觉失礼。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慈禧处在落难之中，当初如丧家之犬逃离京城时，还不知有没有回来的可能。今天虽付出了相当的代价，签了条约，自己有幸回銮了，大臣们的功劳是当该嘉勉的。动荡之中，袁世凯还有此心，令人欣慰。于是，她转怒为喜，激动得眼圈儿也红了，叹声气说：“好孩子，咱们今天能够见面，总算上天佑护，你也不用伤心难过了。”袁世凯谢过恩，这才爬起来。

慈禧问了他几句话，而后又对左右的近臣说：“你们都瞧见了，袁世凯才是一位至情至性的大忠臣呢！”

不料，袁世凯这样做竟开了个先例，人们还以为老佛爷逃难回来，喜欢的就是泪眼相迎、哭声接驾呢。于是，太后回到北京，再次临朝，文武大臣们便鼻涕一把泪两行，哭天号地，闹得金銮殿上“无丧举哀”，一片哭泣。下得朝来，一个个又都嘻嘻哈哈，耍着鬼脸。此是后话，这里不提。

直隶总督署原本设在天津，八国联军打了胜仗，在天津设了“都统衙门”，统管了天津的民财大政，袁世凯的衙门也被管了起来，他只好跑到直隶省的省会保定，只在天津设了个海关道，派唐绍仪办理所谓的洋兵撤退交涉。事情又闹腾了几个月，洋人的梦也大多圆了，到了1902年“都统衙门”撤销后，袁世凯才携着男男女女走进天津。

人是进了天津了，洋人却不准中国兵驻进天津。袁世凯傻了眼——兵是权的靠山，权是人的威风，别管头上有多大乌纱帽，没了靠山，也休想威风起来。袁世凯是玩了二十多年兵权的人，他深知这层关系。所以，从保定搬回天津之后，他觉得自己威风不起来，简直像是被囚禁了，坐在衙门里头也懒得抬一抬，眉紧紧地锁着。唐绍仪走进总督府，一见袁世凯这模样，心里便明白了几分。他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袁大人”，便垂首立在一侧。

袁世凯侧目望望他，指着一把太师椅说：“少川，坐吧。”

唐绍仪坐下之后，不知是想为袁世凯分心呢，还是为了别的，他一张口便把话扯得很远很远去了。“袁大人，京城里的事情，颇令人担忧。老佛爷西京回来，大家都以为她要励精图治，收拾这个烂摊子，可她，却大罚‘战争罪犯’，把战乱之责一股脑推给别人；对以前主张‘招抚’拳民的王公大臣，杀头的杀头，充军的充军，监禁的监禁，革职的革职，闹得人心惶惶，怎么得了呀！”袁世凯淡淡一笑，轻轻地摇了摇头。

“据说，老佛爷准备开展一次各省大清党，要大开杀戒，还要大修颐和园。战事连连，民不聊生……”袁世凯站起身来，摆手阻止唐绍仪。“少川，朝中的事，老佛爷和皇上自有他们的想法，做臣子的，我们只能以圣命为是。忧虑过多，反而不好。我只想同你商量一下咱们直隶的事，天津的事。”

唐绍仪收住了话题。其实，唐绍仪何尝想谈这些，这些事袁世凯知道得比他清楚。令袁世凯忧心的是直隶的事，天津的事，他唐绍仪也清楚。他这个没有靠山的海关道当得容易吗？不容易。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袁世凯缓缓地踱着步子，不时侧目望望坐在那里发呆的只比自己小一岁的得力助手，半天才说：“洋人，欺人太甚了。”

唐绍仪心里一跳：“他，也会这么说？”袁世凯跟慈禧一样：怕洋人又崇洋人，投洋人又恨洋人。洋人想利用他，还是略施恩惠的。摆出谱儿来跟洋人对着干，唐绍仪知道袁世凯不会干出来。如今总督署搬来天津，袁总督身边又不许有兵，唐绍仪正为此事而来。只是他摸不准袁世凯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才环顾左右而言他。现在见袁也吐了点真情，便壮着胆子说：“袁大人，我们的手脚不能长久被洋人捆着，咱得想个办法。”

袁世凯停下脚步，但却没有说话。

袁世凯最知道兵权的作用，他能有今天，靠的也是兵权。朝中那么多王公重臣，直隶一督能给他，凭什么？还不是兵。跟同僚争势如此，跟洋人更得如此。许多天来，他便记恨《辛丑条约》中那个“中国不得在天津驻兵”的条款，“要是让我去谈，我绝不接受这一条。”袁世凯也只是心里这么想，果真他去签约，一样还得这么签。现在只能说现在的话了。

“少川，你说得对，咱们得想办法。”袁世凯说，“我想咱们这样办，你看行不行？”

“大人请说。”

“条约只规定天津不准驻军，并没有规定天津不准驻警。我的总督府驻在天津，我要组织警察，维持秩序。”

“好，好一个化军为警，就这么办。”唐绍仪情不自禁站起来，连连拍手。

不久，袁世凯便从他的军队中挑选三千精锐人马，改编成巡警营，派段芝贵统领，堂而皇之地开进天津“维持秩序”。不久，又将巡警营扩编了几个大队、分队，分别派驻塘沽、秦皇岛、山海关以及北塘等地，还是以枪杆子来做自己的靠山。

袁世凯急急匆匆化军为警，建立武装，巩固自己在天津的势力，驻在天津的洋人早已看得明明白白。“袁世凯的戏法变得并不高明，警也是拿着枪的，也是武装。”但是，洋人却不想排斥这支武装，并且正想找一支这样的武装来代替洋兵“维持天津地方秩序”，这个代理人由袁世凯来充当，岂不更好。所以，袁世凯的以警代军巧计也就如期实现了。

北京的事暂时平静了，天津的事暂时也平静了，袁世凯的心情也暂时平静了。

他想好好休息一下，虽然才四十出头，这样没日没夜地忙忙碌碌，他也感到累了，腰酸背痛，眼睛都不想睁开，他想紧闭房门躺下身来，好好地睡，睡上它几天几夜。

袁世凯是该睡上几天。这段时间心机用得太多了，又是义和团，又是洋人，又是迎銮。早几天，一件大事几乎使他受宠若惊：他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同晋为太子少保，赏双眼花翎，从此之后，他便有一顶“宫保”的桂冠罩在头上了。他匆匆进京谢恩，又忙碌应酬同僚的祝贺，哪样事不得耗费精力。还有，他的生母刘氏遗体还躺在灵床待丧，他尤加心神不定。

母亲刘氏并非正室，虽然生活在大绅士家庭，却过着比下人好不了多少的生活。据母亲对他说，他出生之后，由于刘氏体弱奶水很缺，只好交给婢母——叔父袁保庆的妻子牛氏喂养。牛氏也在此时生了个儿子，但不幸夭折。从此之后，袁世凯便跟随这位婢母做嗣子，形影不离。8岁时，袁保庆到山东候补，他随之到了济南。后来袁保庆调任江南盐法道，袁世凯又随到南京。袁保庆病故在南京之后，他才随牛氏回到原籍——河南项城。那时候，袁世凯已经15岁了。当他见到生母刘氏时，竟怯生生地不敢认了，惹得刘氏痛哭一场。

袁世凯机灵透顶，见生母悲伤，便跪倒在面前，请求惩罚：“娘，是儿子错了，儿子不孝，儿子不懂礼，你打吧，骂吧，儿子再不敢了！”

刘氏善慈，只想到这些年过得不顺心，想同儿子亲热亲热，见儿子冷淡才倍感悲伤。现在儿子跪在面前请罪了，反又觉得心疼，一边哭一边说：“孩子，你是娘身上掉下的肉，凭你走到哪里，娘的心都随着你。你也明白，娘的日子难呀！娘把泪往肚里吞，只盼着你……”

“娘，你别说了，我明白。”袁世凯伏在娘怀里，仰头望着娘说：“娘，从今以后我再不离开你了，永远在你身边。要是外出做事了，我也把娘带着。”

刘氏擦擦泪眼，说：“别说孩子话了，娘是一时急乱了心，这才流泪。以后凭你到哪里，千万不能忘了嗣娘，是她的奶水养大了你，你不能忘了她，要孝敬她。”

袁世凯说：“娘，你放心，生母、养母我都一样孝敬，我一定让两位娘都高兴。”

正是袁世凯思亲的时候，他派往项城老家安排葬母的袁乃宽回来了。这个到了暮年跟袁世凯认了本家的老管家，一回到天津就哭丧着脸跪在袁世凯面前，悲

悲怆地喊了声“大爷。”

袁乃宽跟袁世凯续本家的时候，不仅年龄比袁世凯大几岁，按辈还比袁世凯高两辈。只因袁乃宽是一个无名小人物，甘心退三辈称袁世凯为“大爷”。袁世凯有官有威风，以“爷”自居，总不会半悬空里再拾一个“爷”在身边，那成什么体统，也就心平气和承认这位本来应该叫爷的人称爷了。一笔写不出两个袁，一日认了本家，终生亲密无间。这袁乃宽也就成了他身边跟老佣人袁振标一样身份的管家了。袁世凯葬母的事，也自然由袁乃宽去操办。袁乃宽这模样回来了，袁世凯知道事有蹊跷，便问：“绍明（袁乃宽字绍明），怎么啦，事情不顺利？”

袁乃宽点点头又叹声气，才说：“大爷，项城的大爷说，老太太的葬事，你没有同他商量。究竟该怎么办还得等你回去一趟才能定。项城的大爷还说……”

“还说什么？”袁世凯急问。

袁乃宽抬起头，没有回话，只用目光朝袁的侍卫打量一下。袁世凯明白了，他扬了扬手，说：“你们下去吧。”侍卫、随从应了一声“是”，都退了出去。

袁乃宽揉揉眼，好像是在流泪了。“大爷，项城大爷火气大呀，他说……他说……”

袁乃宽说的“大爷”，自然是指袁世凯，而“项城大爷”指的是袁世凯的长兄袁世敦。袁世凯兄弟姐妹共九人，除老大袁世敦是嫡出之外，其余兄弟五人、姐妹三人均为庶出，这位嫡出的长子自诩清高，一生不做官，只守着祖业，甘当绅士，对袁世凯的品行颇有看法，兄弟交往不密。袁世凯对这位长兄也总是敬而远之。今日葬母，再勉强，也不能漫了老大的头皮，所以才派袁乃宽先去“招呼”一声。他却不曾想到还会有什么蹊跷，便说：“说嘛，有什么好吞吞吐吐的。”

袁乃宽说：“项城大爷说，老太太葬仪，任你怎么办，他都不管。但是，老太太的墓地，就不能依你说了算。得……得……”

“得怎么样？”

“得项城大爷……”袁乃宽忙又改口说：“项城大爷说，得按祖制、按家规办。”

“什么祖制，什么家规？”袁世凯拍桌站起。“难道说我不是袁氏子孙？难道说……”

“大爷，项城大爷说，你最好先回项城一趟，而后再起老太太灵柩。”

“什么话？”袁世凯大怒了。“葬母我还要同谁商量。我不去，你们照准备。”

袁世凯回老家为生母刘氏出殡，作为朝廷重臣，位高身显，正是荣宗耀祖的时候。袁乃宽带回的“消息”，只让他心里沉了一下，很快便又平静了。“什么祖制，什么家规，袁姓有几个总督，何况总督之首？连各省督抚都不在我眼里了，老大还会怎么样，家族还会怎么样？”袁世凯现在官大了，这些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他放在心上的事是：要离开任所了，虽然为时不过两月，可形势日益变化，他要稳住自己的衙门，稳住自己在朝廷的阵脚。他闷坐在衙署内，分析着老佛爷的行止和宫中的风风雨雨，更思索着自己该做的巨细。

袁世凯算得上是一个在老佛爷面前“有眼色”的人，他办的事情一般都能让那个机灵的女人满意。就说日前迎銮时的“举哀号哭”吧，要不是他袁世凯摸透了老佛爷的心，要换了别人还不得算个“犯天条”而杀头！可他袁世凯竟能博得慈禧欢心。袁世凯精明，精明得透顶。他知道大清王朝的极权现在移到叶赫那拉氏手中了，而叶赫那拉氏依然是满族。谁人不知，爱新觉罗氏的祖宗就有过遗训，绝不许汉人做军机大臣。后来曾国藩、左宗棠做了军机大臣了，那并不是清朝的祖制改了，而是因为太平军起义，半个中国都起了火，满族将领统领的旗营已不堪一击，为了苟延残喘，才不得已而为之。即便如此，皇族还是放不下心，千方百计派八旗要员监视。曾国藩看得透彻，建立湘军时便力保满族塔齐布为湘军大将，自己才坐稳军机。袁世凯不忘前事，在山东做巡抚时也力保满族道员荫昌来“佐赞戎机”，甚得朝廷放心，现在官至极品了，他忘不了“成功经验”，顺德迎銮那只是雕虫小技，大动心思还得另想筹码。

袁世凯派人把亲信之一、刚刚做了直隶全省操防营务处督理的王士珍叫到面前，亲自为他倒了杯茶，然后便问他：“聘卿（王士珍字聘卿），你来说说，眼下朝廷情况，究竟与昔日有无不同？”

王士珍，直隶正定人，比袁世凯小两岁，在北洋武备学堂时经荫昌推荐结识了袁世凯。此人城府极深，却又不露锋芒，遇事唯唯诺诺，从无疾言厉色。袁世凯欣

赏就欣赏他的这种稳重。王士珍对袁世凯也颇尽忠心，能够推心置腹。听了袁世凯的话，淡淡一笑，“宫廷中的情况，宫保自然比我看得明白。何必问我呢。”

“怎么能这样说呢？形势多变，人心难测。像老佛爷那样的人，哪里是你我之辈就看明白的。”

王士珍明白了，袁世凯在揣摩慈禧的心思。王士珍同时也知道了袁世凯想干什么，便说：“老佛爷此番西安归来，猛然间便见老了。性情也有点儿反常。”

“噢？”袁世凯故作惊讶。“我还看得不清楚。”

“人到风烛残年了，该享受的，不愿放过了。”

“你说的是修颐和园是不是？”

“不止如此。”

“还有……”

“你没看见卖官鬻爵更甚了吗。有钱的人，谁都可以买个官当当。钱多买的官也大。满街满巷在唱‘朝为大腹贾，夕便戴乌纱’……”

其实此道袁世凯最精。世界上的生意以买官利最大，可谓一本万利。一旦官买到手，花去的银子转眼便回来，而且厚利无边。袁世凯拉回正题，说：“不谈这些了，那不是咱们该管的事。再说，卖官买官，那也是愿打愿挨的事，捐官也并非从本朝开始，我只想知道朝中人事有无变化。”

“有，大得很。”王士珍消息灵通。

“听说荣禄荣大人病了。”袁世凯不想听那漫天扯地的清谈，单刀直入。

“是的，荣大人不常到军机处去了。”王士珍说，“怕不单单是因为身体不佳。”

袁世凯摆摆手，说：“那么军机处呢？”不待王士珍说话，袁世凯便自答起来。“我知道，荣大人一退步，庆亲王奕劻便成了太后身边的最红的皇族大臣……”

“连他的儿子载振也身价百倍，把个官场闹得……”

袁世凯又摆摆手。“你看看，咱该怎么办才好呢？”

王士珍心中一跳，这才转过神来。原来袁世凯关心的并不是朝中事、国家事，而是他的自己事。奕劻主持军机，袁世凯自然最先知道，他何须问自己的下属。王士珍心里责怪自己，怨自己不该唠唠叨叨东拉西扯，“宫保既然诸事看得清楚，

何不自己慷慨一番，让那位庆亲王也喜欢喜欢。”

袁世凯笑了。第二天，袁世凯便叫他的幕僚杨士琦给奕劻送去十万两银票。奕劻看着这份沉甸甸的大礼，心里乐滋滋的，嘴里还是说：“这怎么行呢？我怎敢当得起如此大礼？”

杨士琦会说话，“这不过是见面礼，官保说孝敬王爷的日子还长着呢。”

奕劻不是见钱眼不红的人，十万雪花银早已让他心中奇痒了。于是，便半推半就地：“太难为慰庭（袁世凯字慰庭）了，我如果不收，他会怪我不讲交情的。”说着，便把那张银票塞进自己的袖管里。

十万雪花银子买通了一条路，从此之后，袁对这位王爷更亲密起来，不仅年节、婚寿有礼，连王爷的守门佣人也常常收到一份礼品。王府的大门，从此之后自然随时都向袁世凯敞开着。

朝廷的事安排周到了，自己衙门的事也都作了吩咐，袁世凯这才转过身要为老娘出殡。于是，袁世凯把管家袁振标、袁乃宽，账房先生符殿青，身边的贴身随员申明善、申明法、何殿祥和马其昌以及医官刘斗夫、王仲琴等通通找到面前，商量如何出殡的事。

“狗子，”袁世凯呼着大跟班申明善的乳名说：“咱们要送老太太归西，得办得体面一点。你看呢？”

精明能干的申明善，这事已想了许多日子，心里早已有了谱。“老爷，这事就交给咱们吧，老太太活着的时候，待我们不薄，我们要对得起老太太。”

袁世凯一边点头一边对老佣人袁振标说：“老伙（袁氏家人对男佣人一律称“老伙”，对女佣人称“干”，张氏称张干，李氏称李干），灵车都安排好了吗？”

袁振标说：“安排好了。只是尚未装饰，还有纸幡之类，也得三天才能糊好。”

“我不是让你抓紧点吗，怎么慢慢腾腾？”显然，袁世凯有点心急。

“老爷。”袁振标在袁世凯耳边窃窃私语了几句，然后说：“这事我和大总管乃宽和明善、殿青一起商量过。老爷如觉得不妥，还请老爷示下。”

原来这些管家、佣人都对官场十分透亮，这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又是太子少保的显赫人物为生母出大殡，怎么能不惊动四方上下呢。衙门内设一个灵堂，衙

门外扬起白幡，谁都得来吊丧，既荣宗耀祖又来了大笔金银。袁振标说的，便是在总督府内为老太太设祭三天，恭承各界惠吊。袁世凯自然不会有异，只是不动声色地说：“务必一切从俭、从简，皇恩未报，不敢声张，只觉得老太太一生艰难，想让老人家走得称心些罢了。”他又说：“咱们项城不同于北方，更不能与京城相比，一切都按照项城习俗办理，不忘桑梓。”

袁振标答应着便同袁乃宽、符殿青等人退了出去。

果然，第二天总督府衙门内便搭起了灵棚，灵棚内的祭桌上摆放着祭品，祭品上有用五颜六色材料装饰的山水人物、飞禽走兽，中间饰有一道龙门，桌前放着大大小小的白布孝垫；祭桌后挂竹帘，竹帘上镶着一个大大的“灵”字，两旁便是隔扇；上边是一个匾额，上书“陟岵兴悲”。灵棚正门上也悬一块匾额，上书“恭承惠吊”。衙门外，扬起白幡，设上鼓乐哀队，出出进进的眷属和闲杂佣人，一律白衣素裹……显赫的一座衙门，顷刻间便梨花盛开，一片雪海。

袁世凯是红极朝野的人物，许多人想巴结还苦于无门，今天总督府高搭灵棚，出起大殡，怎么不来！于是，先官方后群体，最后是平民百姓，如潮如涌，前浪后浪，足足热闹了七天，这才宣告“拆倒灵棚”。账房先生符殿青收了收账，大大超过了前些日子袁世凯孝敬庆亲王奕劻的那笔银两。“老爷，请你过过目。”符殿青把账单放在袁世凯面前，便立在一侧。

袁世凯只瞟了一眼，便看清了收礼总数。他故意转过脸去，说：“不看了吧，由你们收着好了。”停了停，又说：“只是，这份礼单务必好好收存。亲朋好友，同僚至交，人家对老太太这番深情厚谊，咱是该永远铭记在心的，并且要加倍补偿。”

符殿青连声应着：“是，是，是。”忙将礼单收好，后退着走了出去。两天后，灵车载着刘氏的灵柩，孝子孝妇以及管家佣人和卫队坐着另备的送丧车队，浩浩荡荡地从天津开出来，开向河南省的项城。

项城，河南省东南部一个偏僻的小县城，位于豫皖之间淮阳山脉，是淮河流域一片较为贫困的地区。袁世凯的祖籍袁寨，却是一个比较富裕的村镇。袁氏家族的“保”字辈已经没有人了，只剩下“世”字辈的支撑门楣，袁世凯的大哥袁世敦，

是家族中的“大当家”。

袁世敦，五十过来的人了，大约是善于修身养性，又过着闲云野鹤的悠然生活，体态略胖，一脸福相。此人一年四季总是长衫马褂，手里抱着只弯脖黄铜水烟袋，一天到晚两头吐云喷雾。他性格内向，对任何问题都是怒目或点头来表示可否。他虽读了不少书，却不愿把满腹的才华货于帝王家，只想在这片故土上当乡绅，做名士，当袁氏家族的卫道士。他同袁世凯虽是同胞兄弟，关系并不好。一来是他以嫡出自居，不想同那些兄弟平起平坐，常常以傲慢的态度对待兄弟；其次是对袁世凯的为人瞧不起，觉得他不学无术，行为不端，极不厚道。所以这些年无论袁世凯在外边如何风光，他却依然不出项城。刘氏病故天津，他只派了两位侄子前去应付了一下。袁乃宽来项城料理刘氏后事的时候，他便推三阻四不给面见，直到最后才勉强见了一面。

那一天，袁世敦手端着水烟袋，坐在客厅的正位上，眼皮也不翻一下，只管“呼噜呼噜”吸他的烟。垂首立在一旁的袁乃宽吞吞吐吐地叙说着为刘氏老太太安葬的事。话说明白了，袁世敦才眨一下眼皮，侧视他一眼，说：“这么说，是要惊天动地地出一场大殡了？”袁乃宽没有听明白，只“嗯”了一声。没想到袁世敦阴阳怪气地说：“值得吗？”

袁乃宽心中一惊，他没想到这位大爷会对此事这么冷淡。但是自己却不敢再多言一句，只得把垂着的头再往下垂垂。

袁世敦又“呼噜呼噜”地吸阵子烟，才说：“按说，我们袁家的老殡出得再大，也不为过分。只是，这一次嘛，”他吹了吹烟管里的灰烬，又装上烟丝。“这一次……你回去吧，让世凯回来之后，我们再商量。”

袁乃宽觉得事情办得不圆满，想再力争一番。便说：“大爷，我来的时候，家大爷倒是有话，出殡的一切费用，自然由他一人筹措，不需府上再破费了，只是……”

袁世敦摆手不让他再说，冷冷地笑着。“笑话，难道袁家出不起殡？我完全可以不动筋骨地大办一场。我敢说，在项城县，还没有哪一家敢同我较量。”

“那……”袁乃宽困惑了。